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一至四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吴廷選

公是集

提要

臣等謹案公是集五十四卷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葉夢得避暑録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攽所作集序稱公是總集七十五卷敘為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十五卷内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

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為誤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攽所作公是集序亦採自文獻通考而未見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編次踈舛可知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缺畧考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清江為二劉三孔之鄉文獻

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裒輯排次釐為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敞之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遊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攽序稱其合衆美為已用超倫類而獨得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

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令日可以按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於前人友于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繳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凡弟皆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語録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或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

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云云
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概見矣晁公武讀書志
謂歐陽修嘗短其文於韓琦業適習學記言
亦謂敞言經旨間以詼語酬修積不能平復
忤韓琦遂不得為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
今考修草敞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
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敞與攽皆賢而有
文章又作敞墓誌曰于學博自六經百氏古

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常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郤作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寔歟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一

宋　劉敞　撰

賦

秦昭和鐘賦并序

秘閣有秦昭和鐘形制絶異其始得之邈雍之閒其銘首曰不顯朕皇祖十有二公云云其藏于册府久矣予因為之賦直集賢院作

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蹤哀三代之逈遠美昭和之寳鐘何形制之瑰譎駭觀聽之鮮同上盤拏而夭矯若騰蛟兮升龍下紛結而扶倚狀菱華與芙蓉彼僻陋之小國曾鑄作之絶工非以其銘祖考之休烈交人神之肅雝者哉越千祀而獨存兮俟有道而一見諒鬼神之圖佑兮諶盛德之幽贊夫固夏聲之所出兮襲二周之餘厳茍延陵之既没兮哀知音其為誰詢欵識之尚傳兮邈沮頡之遺迹世行隷之趨俗兮又雖久而不覿

響沈潛以寂默兮文幽晦而蔽匿鮮人情之好假兮在獨異而爲謫幸蒙君之厚德兮發陰壤之祕封去瓦石之汚處兮歷君門之九重庇高閣之虛爽兮參衆寶而見容儷筓鏞以干際兮終詭時而不逢審則而儀量兮尚毋惑于權度推律而攷鈞兮猶將謹夫韶頀等棄之而勿庸兮喟觀者之未悟保厥美以安處兮焉惆悵而懷遇

栟櫚賦

圓方相摩純粹精兮剛健専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栟櫚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附枝匪其勞兮密葉森森劒戟鋋兮温潤可親廉而不傷兮霜雪青青不涷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兮被髮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所妨兮苦身克已用不失職兮磨頂至踵尚禹墨兮黄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懔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衆木如繩墨兮播棄蠻夷反自匿兮遯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為則兮

罪歲賦并序

星傳曰歲星所居五穀逢昌又曰其國不可伐伐之反受其殃所從來遠矣自去年而歲旅于鳥帑及今朞焉鳥帑曰翼軫翼軫楚也自黔中至于長沙自鄢郢至于鄂皆楚也于歲星至之曰郢大水壞其兩邑其後黔中長沙之蠻皆叛所殺掠編戶不可勝紀吏士死者數十人厮役

邑養死者數千人今又大旱安在其逢昌且不可伐也予甚惑之作罪歲賦云

昔余受命于聖哲兮謂天道其不吾欺何重華之莫予諒兮忽乎使予以交疑歲汨灘之南征兮旅烏帑以徘徊美瞽史之有言兮曰允慶而無菑皇天既付至仁兮固下民以為歸忽不察予衷兮紛多故而逢殆民離散而震愆兮洶擾擾兮晦在何向者慕用之誠兮今顧為此敦害水與旱以並爽兮中與外而交悴天蒼蒼其不

言兮吾誰與鑒夫賞罰吾初惡夫佞人兮在邦家而必聞羌名是而實非兮茍以濟夫不仁何重華之昭晰兮猶有此之不情棄終古之所守兮喪厥初之令名察重華其若茲兮又況三苗與驩吺寧世道之交喪兮余壹不知其郵入周章兮帝廷出旁皇兮兩垣良蠢蠢兮下民君胡悅而宴安祛君蔽兮任忠數大德兮無窮降福兮穰穰憂民兮爞爞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終也

病暑賦

伊年六月天久不雨陽亢而不能反陰觱而不能舉赫兮歊歊上下瘅暑其中人也墜蟳鬱蠖若瞟若矐若烹若灼若病大甚而不可救藥若壯士之困而莫之解縛若昔酒之酲若毒蠱之蘊若漬膠漆若債溝壑若商之季慄乎厥角若秦之敝無所措手足目眩白黑耳亂清濁噫其甚也哉彼天地之上信有所謂造化者耶陰陽之樞信有所謂陶冶者耶一動一靜信有所謂橐籥者耶彼其鎔之爍之炊之沃之萬物職職其所以作也耶

惟其若是是以少者且壯而老矣鮮者且花而槁矣若膏之燃若薪之傳若影之改而不見其睽焉豈不悲夫孰能違俗之昬昬去物之汶汶款大莫之所極超無有而獨存亘萬古而一息兮吾請從其後云

離憂賦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懪懪以自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蒙蒙而就翳氣貿亂以轇轕兮形爽汤而荒瘁信民生之多艱兮伊天命之方摯知𨶒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

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兮諒投艱以遺大冑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逾熾兮啟東藩于大彭國交訌以泯棼兮賢辟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處兮汔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于太平自彭城以來凡三徙皆江南友羣龍以登績兮敕休命于遠夷兆别子于都邑兮更名教于京師繇清白以象賢兮爰頹慶而歷兹馭長策以遹駿兮周窮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燮服而來嬉中心實使

生外兮諶大道之難推惟保姓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
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中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
不克荷而爲罪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僶俛而違殆忽馳
思于昊天兮又寤擗而自懟發與齡以交永兮旦命訴
而罔害涼不肖而遘愍兮嘗夫人之髫鬌原本始而罔
豫兮心沸湯以崩潰靦履厚而戴高兮顧久生其誰賴
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覲于顏色兮
豈餘生之足留中怳惚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

可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騖父以寡尤

在陳賦并序

予讀孔子世家蓋三至陳皆困焉及他傳說亦往往言孔子在陳事竊以謂賢者辟地翔而後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彼其明聖則宜有以先知無顛沛之憂矣然而動離厄難至于門人加疎喟然思歸遂終不寤何哉予甚惑焉作賦

以辯之陳州作

循太昊之故墟兮撫上古之遺風世超絕而莫紀兮竊獨悲夫孔公在天縱之將聖兮亦何所其不容周四海而歷聘兮汔棲遲于此邦似先迷而後得兮反過涉而為凶方從者之告病兮門人慍而加疎雖蔡羑有不具兮死與生而雜居麟傷足于鉏商兮龜見縻于豫且處陷阱而不知避兮謂聖智其焉如其身之不皇恤兮庸後世之能圖游中國莫我信兮在蠻貊而行乎吾誠疑

此二三兮亦君子之病諸惟微服以過宋兮又接淅而去齊詭蒲盟而信邁兮臨晉淵而思歸狂狡無所售其謀兮奸邪不得以遂非亦何先覺之昭昭兮至于今而忽迷信天命之固然兮亦人事之未盡非驕氣與矜色兮謬伯陽之所徇儻修身以飾智兮惑任公之幽訓不捐盡而絶學兮傷萊子之深吝時滑稽而倨傲兮自晏嬰而患進夫大白必汙兮大直必曲費章甫而適越兮諒求榮而愈辱天下多大國兮何必安此陋俗謂舜後

為庶幾兮曰不知韶之已亡明栝矢之遠集兮既驚愚而駭狂不德我以剌譏兮反仇予以甲兵鶡鴟之智不給處兮千古之愚而知來孰有誠明之全德兮顧臨幾而惑哉信天命之固然兮迨無妄而為災所貴松栢之特操兮非以其在春夏而青青必將歷歲寒而後彫兮斯可以見天地之炳靈且夫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孰知夫桑落之下兮乃春秋以終顯感吾黨而懐歸兮聊舒憂以淫衍鄒木鐸而周流兮豈戚嗟而思反

奇羊賦并序

今年有貨藥于市者牽一羊有三口觀者異之或謂物有同類而殊名六合内毛羽鱗介不可勝紀也其罕見者人則怪之此儻自一物而未必羊也為作賦訂其意庚子作

伊造化之播物兮猶巧冶之曲變雖轇輵而紛錯兮亦同形而相嬗何兹羊之瑰異兮邈獨違于天理孰祖胄之自出兮不屬毛而離裏察飲齕其如衆兮駭形貌之

特詭邑兮運頤衆兮嚼齒剛外柔中名祥實毀安舄拳之近禍兮衆樞機以便己彼率然之救首兮雖謝害而弗如蚘爭利而自傷兮愧厥貪之有餘揆四氣之平分兮察五緯之盈虛萬物莫能兩大兮是㠯德而至于斯

體離明之炎上兮曾何視之不遠象兌說之引吉兮又奚很之甚反抑神靈所不化兮宜茲世之或鮮儻殊方之異禀兮固非吾人之能辨或曰士之怪羵羊兮殆季孫之所嘗得無將聖之玄覽兮夫孰鑿其肝鬲或曰羊

之神獬豸兮自堯時而來覿蔑庭堅之明允兮尚焉許夫枉直試刑之而不嗥兮諒以判夫羣惑誠存之而勿論兮慕哲人之遺則

下令如流水賦 以令順民心如流水矣為韻

因人而治惟德之優下令而順如水之流益有悅從之美而無底滯之憂命苟出中勢殆無于反汗理符趨下速奚止于置郵稽昔伯臣誕修人紀謂君者所以出令必先于得衆令者所以馭俗故譬之流水得其道則萬

方咸若猶川之決焉失其義則千里違之如澤之壅爾必也訏謨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有淵源之喻下無墊隘之囙先甲後庚示國彜之必信開物成務俾王澤之咸均且夫政不出于上則民無所軌令不行于下則君失其勢欲其出于上莫若壹而止欲其行于下莫若順而已是以喻彼旁流違兹至理下而忘返源于君豈源于山乎逝者如斯漸于人不漸于海矣取類爲密貽謀孔深益憲度者國之紀而主上者民之心乎號未明戒泉

流之昏敗遠猶斯布畀川壅之為臨通罔弗從遠無不順四邦之内泳其沫窮海之表嘗其潤木鐸修禁譬決嘗而就畀象魏觀書法行險而有信如是則君之發令也可不慎夫令之于國也奈何忽諸焉有水逆行而物無傷者令廢格而國不亂歟與其亂而救于後孰若詳而慎其初得百姓之歡曾建瓴而何遠研諸侯之慮非赴壑而焉如已矣乎功以衆成官以理盛未有違衆而功遂越理而官正故君子于流水必觀焉以其有似于

令

登臺觀雲賦 以書其祲祥以為歲備為韻

天事見象人君順時登觀臺而謹爾候雲物以書其眇茲累土之居非求自佚占彼垂天之狀庶或前知古之為邦敏于節事㕘陰陽之數不可以獨越則水旱之變宜先其未至升高而望是臺也固經始于子來推象而言彼雲也可逆為于歲備貴若候氏尊如天王並有事于覽觀示察微于祲祥誠由慎德者固務民者昌峻或

九層豈憚煩于陟降變惟五色殆無惑于豐荒若乃日月分至春秋啟閉氣動乎下而雲為之出祥見乎上而物莫能蔽于是儼君儀以居高詔保章而占歲義殊臨國固無魯史之譏志取望氛允協楚臣之說豈不以先天者天所不違憂民者民亦說隨故登臺也可以知勤民之至覯雲者可以見奉天之為因爽塏以四通高為貴者辨鬱紛之萬狀書用識之毋以臺為奢其意甚美毋以雲為遠其應甚邇胡不揆厥攸建察其所以備不

虞者善政有焉無遠慮者近憂至矣故漢明復古見頌于孟堅魯僖秉常取貴于左氏稽合典禮昭明策書非臨下之為樂葢恤人而有初寓目以覲陋章華之奉已非煙是紀類河廣之跂予彼執同律者聽軍事之吉凶序星辰者詔天文之精祲雖均先見之美本非南面之任固未若躬靈臺而候五雲順四時以施禁

無可無不可賦以聖人之道應物無方為韻

有能有不能之謂賢無可無不可之謂聖賢也者擇善

而固守聖也者體神而終靜萬物並作無得稱其名億變齊同莫不盡其性且夫自然為質不測為神尸居而龍變天運而日新能體全德是謂至人故雖有取捨其迹難窺雖有去就其情不私寂爾任物汎乎適時且若是而已矣曾何足以間之是以語著仲尼之賢毋意毋必詩頌文王之美不識不知豈非可否者俗之明變化者聖之道游于俗内者須有適而有莫躋于聖域者亦奚醜而奚好序才而處彼誠一曲之人與化而遷此蓋

上天之造其大也無為其行也善應體達節以素遊覯萬物以交勝進退有義可以其理求用舍無常難以其類證是故雖柳惠之并容伯夷之不屈各自守于一節詎兼通于庶物夫惟抱惟睿之識應變而不窮蹈無名之方旁行而弗咈且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可世之所謂愚者未必愚故信其可而作將同乎芻狗指其愚而去何異乎守株必也行無轍迹獨與道俱苟出處之非地豈汙隆之在吾智絕自私信能周于萬類大斯容物亦

允奉于三無得是道者靜而聖動而王益舉一而廢百者陋賤彼而貴我者亡茍非聖人之性也孰能若是其無方者哉

我戰則克賦以仁義行師何有不克為韻

以仁合衆以義濟師内輯和于中國外震慴于四夷當之者失其據動之者恱也隨故曰我戰則克其義在斯且夫以道德為藩以禮讓為國以忠信為用以仁義為力故守必有威動則能克益威也無暴彊之名克也非

權詐而得在乎審所治修厥誠使民愛之若父母而敵畏之如神明若是則綏之而服令之而行決機兩陣之間孰能違我制勝千里之外敢有爭衡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何衆人言之甚難而君子用之反易蓋言之難以其有後患行之易以其無死地無死地故雖柔而必彊有後患故雖勝而不義籌于廟堂之上寧越余心陣于原野之中罔違朕志且彼憑其衆則不加我民恃其勇則孰若吾仁故金鼓之聲未之能以會旌旗之用未

之能以陳然而必敗之形曰兆于勍敵獨克之勢方在于斯人是以堯伐三苗禹誓羣后高宗討叛于鬼方周武致戎于商紂念刺伐而豈無謂奔北而則不乃知戰在勝不在多術在德不在他是以棄天時與地利貴王道與人和四國順之顧獨夫其安往上帝臨汝非大凱而如何若是失吾道者棄其衆敗其績亦孔之醜用吾義者保其國伏其敵于戰何有益用不用之間爲克不克之道是以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何功業之可偶

孔子佩象環賦

謙以比德取其無窮聖人雖明而若蒙雖盈而若沖卻佩玉以居讓用象環而飾躬生而知之謙不期于比德文爲貴者義可見于無窮原夫服物者常士之儀佩用者衆人之飾左結右設所以助成于儼恪退揚進揖所以豫防于淫慝然而非上聖之法豈中庸之德故我以象爲佩因環作則瑳而備用識純粹之積中循之無端妙變化之不測豈無珠璣惡夫尚奇豈無金碧爲其異

宜獨資巴浦之美外協聖師之為昔以賄而焚軀吾無取爾今中規而成象禮亦宜之豈徒觀夫粲如英瓊結以綦綬參差掖而並用約華組而獨受徑雖五寸以文理而獲稱佩可終身由旋相而見取然則服稱其貌之謂中禮德過其飾之謂好謙陋白珩之致侈抱素修以無嫌容止可觀治獸齒而為用肉好若一偉儒服之相兼雖無鏘鳴之音吾見其美雖無希世之價吾貴其理益退讓者君子服焉易簡而王事得矣豈非抗違節之

休風導將聖之深旨飾𣘤劒而崇武未可擬倫佩綬玦以斷疑胡能為比象者何如由象表而名諸環者孰謂自環中而録夫游心于象表則合乎天縱應物于環中則契乎道樞嘉名體之胞合諒奇衺之獨無盛服以行初訝執規之子鞠躬而至適同反絶之夫嗟乎微言既亡去聖彌久益思其人則想見其為狀玩其服則兼明其所守有旨哉賦仲尼之象環不然則不

季春出火賦以季春出火象天為之為韻

國有常憲月當季春俾出火以便俗示奉天而牖民治歷明時占心宿之昏見範金合土順炎精之日新眇覿古初啟迪法象星之神也猶隱見之有序火之利也宜出納之無爽葢天人之相與或精祲之交蕩得不慎爾日用戒兹炎上著于月令候建辰而匆逾儆乃官儀敕司爟而攸掌用能與世垂法授人以時仰列舍以欽若率百工而悅隨察夫日月之交歲既單矣謹此陶冶之用民咸從之聲自五帝至于三季雖建國之不同其修

火也無異蓋以稽合乾度丕承天意且謂阜財之道貴節用而遵常煐物之功罔奸時而邀利是以及大辰之初見因成象之自然奮木鐸以修禁正夏數之得天大則焚于草萊符戴氏之舊記小亦鑽夫榆柳協鄭子之遺篇噫為政者毋慢于從辰制器者勿亟于行火慢則匱民而乏用亟則爭明而取禍故相土正其序商人因而勃興子產失其常士弱議其不可非夫識蹈先覺智周百為歷春秋而協紀奮淳耀以從宜又安得百姓與

能咸富陶鈞之化六府交正蔑聞災熚之期彼候西陸以啟冰占定中而揆日或義專于薦享或功止于宮室豈若詔司存而火紀時焉器用于是乎出

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為韻

大哉天祚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夷面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羣雄紛爭五季昬忒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飆逝怙惡者喪其巢盛

德日新為善者得其職于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獸曠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益罔有于不服封禪之禮猶未遑乎聿修克成大勲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于天下則作程于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晳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實對越而在上茲適駿而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濛涌而

易豈憲度著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帝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于丕承同墠之靈美姬公于衰對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蕩蕩迓茲世之于于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鎬攷于往者將孰先于後都客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鑠兮有赫天子愜聖作兮祇適祖考垂矩矱兮萬有千歲永欽若兮

貴知我者希賦以知我者希其貴多矣為韻

衆所共知者其器小人鮮能察者其理微故聖人不從
事于俗老聃貴知我者希和其光同其塵毋卹驚民之
怨出乎頽拔乎萃豈嫌舉世之非然後覩其操之嵩嵩
見其德之巍巍已古之聖賢以賤為在人以貴為在己
益審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理是以不同譽于流俗
期度越于諸子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未遘真賞雖
多亦奚以為忽逢知音有以少為貴矣且夫在邦必聞
者斯佞人之行也遯世無悶者惟有德者能之如是則

苟患乎不立無憂乎弗知遇非其人則同舟有胡越之異得其所謂雖萬世猶旦暮之期物固有密不若疎衆不若寡與其顯于常士孰若稱于識者盡獲下流之譽我必其辱焉一遇忘言之知吾見其珍也譬夫荆山之璞以非寶見欺魯郊之獸以不祥獲疑及夫被旌于卞氏見賞于仲尼然後一角之麟後王明其瑞矣連城之璧歷代仰夫温其况乎道之精者可以神交不可以功計意之微者可以心照不可以言謂是以知之彌衆者

其術彌下識之愈希者其身愈貴亦猶巴人之唱苟下里皆可以繼聲虞韶之音非至人不能以忘味豈德與世邈者應必少技與衆同者和必多多而易求斯賤也已少則難得非貴如何嗟乎世之士務于人之知而不計其不可急于已之貴而不悟其在我將市義于比周而衒名于衆影斯人也鄉原之徒歟道奚由果

三命不踰父兄賦 以內朝治親尊卑以齒為韻

元聖制禮內朝治親屈三命之殊寵後先生于下陳受

位造庭義不踰于父行循牆盡禮恭無亂于天倫古訓與稽舊章為美正外者必慎其内化遠者亦資于邇由是敕公侯以惇睦自燕朝而基始班異官爵位雖極于命卿誰無父凡理自宜于序齒疎不凌近卑不瀆尊修之廷内而君臣之叙立達于天下而孝友之教存車馬之賜雖優豈無定著長幼之倫勿廢以詔後昆然則百官疎也故朝于外九族親也故治于内于外故右賢而貴爵于内故尚親而立愛貴爵然後知王官之不可亂

立愛然後見人道之不可廢禮或三賜親惟一槩若弟若子敢介寵而自矜有尊有先宜適卑而少退肅肅合族雍雍在朝飾情文而皆盡戒容貌之有驕名位不同彼鄉飲也或不齒之為尚少長有禮此宗室也宜入事而勿佻且夫事父嚴則忠可資于君事兄謹則順可達于治故尊尊貴貴者禮之叙親親長長者仁之至奈何治其外不修其内有其一遂慢其二爵雖元士非父黨之可踰位絕諸昆亦鴈行之相次職在庶子教成有司

示訓民于親愛昭辨等于尊卑想孜父之益恭由茲可見雖唐堯之惇叙捨此奚為是謂人之大倫國之元紀以睦凡弟以親父子貴無驕汰之失賤有和順之理故曰正家而天下平非此則何以哉

士摯用雉賦 以相見之禮庸雉為摯為韻

士之相見摯以為儀必用雉以將命取擇交而有時見于所尊常難進而謹爾執以自致示守介而如之伊昔聖王慎別名類知禮之貴者毋褻欲人之交也有義由

是遠取諸物必依于摯四民殊業士獨有于常心六禽異名雉可昭于尚志將使謹爾攸執慎其所從深明出處之趣無煩左右之容志恥懷居擇文禽而章物義蓋屈節視疏趾以思庸且夫無因而至者殆或可疑非禮而動者何足為見必將稱摯以仗信飭躬而進面雉實有別士非自衒從大夫之後秉殊羽舞之為游諸公之閭拱若山雌之薦豈非用舍殊檢尊卑異宜仰羔鴈而非儕顧雞鶩而若遺潔已不汙取象爰資于禽作多文

是冨著誠足驗于離為然則可殺不可辱者人之賢易得而難畜者烏之美將因物以昭德故習容而奉雉是以周公創典咸等于諸臣虞舜省方特稱夫一死彼佩瑗玦者但旌于屢斷秉文行者或示于有章豈若煥翬翟而拱揖盛辭讓之交相事賢友仁我則達剛毅之節書名委質我則示耿介之方惜乎古風既渝澆俗寖啟進則無仗節之教退則多競進之禮吾乃知摯雉之儀為國家之大體

公是集卷二

宋 劉敞 撰

賦

御試戎祀國之大事賦

戎在禦侮祀專饗神皆有邦之大事豈庶政以同倫宜社而行外伸威于殊俗受釐以報內均福于生民蓋所謂朝廷之先務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經發揮至理

政有常法事或殊軌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馭神者莫如祀善師不戰諒治體之孰加精意克禋眷彝倫之莫擬是故將命武事也必有歸脤將格神貺也必先執膰蓋大其所當大尊其所可尊干戈肖躬信丕經之斯在玉帛薦德徵末節以同論然則治道有後先國務有小大威四海者兵為急敘五經者祭為最民神之事不一皆以底和平腥熟之俎不同皆以福中外故聖王勞意于用衆致誠于逆禧動則謹爾下皆仰之知夫事之大不

在于彼禮之重莫先于斯亦猶仲尼陳三愼之端惟齋及戰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與師用能祭典不奸天威無隕或謹以進胙或重之受脤邇遐一體懽武節而服從上下交歡欣德馨之明允故曰聖人之祭不能獨豐天下雖治亦將禦戎大而愼之則蒙福細而慢之則亡功謹禁暴戢兵之機惟政之本明昭孝息民之義何治之隆盛哉丕冒羣生欽崇大節非戎無以威遠非祀無以著潔故蠻夷服而鬼神饗焉有以緝熙于鴻烈

化成殿瑞芝賦以天瑞明德芝秀於殿為韻

惟皇四世德茂洽乎無極仁化昭乎上天伊中扆之祕地擢靈芝乎盛年徒觀其翠賁玉浮紫煙浸瑞露涵靈泉華煜燿居蜎蜎蓋所謂非致而致自然而然者也始其禦人獻祥宮童效異按以神謀稽以天意參以人事驗以孝治伊化成者所以昭德至乎無窮亦芝秀者所以見美包乎衆瑞是謂道與之貌人與之名騰茂實飛英聲昭絶代烜後生金為之華兮玉為之英報景貺融

休明揚盛德誠至誠帝錫之命兮神儲之精怳爾而就
倏焉而榮豈蕩蕩默默不知其力天台以三秀爲奇銅
池以九莖夸德語地則幽鄙較美則昏昃豈若功就三
后上陟于帝廷氣涵九重中位于樞極于是天子怡爾
而念茫然而思且曰見瑞而怠者雖于災變無以異矣
聞美而勸者吾與大夫其勤圖之乃命吉士賓遠夷捐
不急之務隆日新之基夫然者將以升介丘之禪修后
土之祠豈獨堯仁如天紀生階之蓂莢漢道雜霸詠齋

房之紫芝而已哉于是擊壤之臣稱而言曰靈芝伊何有德斯秀昔聞其傳今遂于覯濯淳治于風俗熙元化乎幽陋是宜薦郊廟垂策書被金石昭樂胥使同穎之禾不不能遠過連理之木無以加於亂曰宋治有道自天眷兮祥氣回復于斯殿兮萬有千歲尚無變兮

后非賢不乂賦以君得賢者而後寧乂為韻

歷選上古究觀盛君將圖治以無非忽得賢而未聞兼聽萬機思降衷而俾乂敷求多士貴圖任而成勲發揮

舊經稽合至德民不能自治待君而率教君不能獨化
待賢而宣力是以博選羣智仰成衆職同體之容若股
肱之自然注意之勞期寤寐而必得此所以流化率土
熙功上天高拱而物服不言而教宣豈非為之用者衆
助之治者專聚精會神增固本朝之重創業垂統盛推
當世之賢且夫外輯四夷内懐中夏一人之明也當戒
乎遺遠萬乘之勢也率難乎逮下釐爾天工屬之能者
使甚盛之德覃及乎方隅無窮之休丕承乎宗社以此

見非明君毋以得士非賢士毋以康時譬猶濟川者假力乎舟楫禦侮者因備乎藩籬其具修則其事立其用闕則其功隳然而臨政而失人無足觀已捨賢而望治不亦遠而是以聖王總覽英雄旌別能否仄席思進詢謀虛受重祿賞以勸其前遠讒邪以固其後名澤純粹士得以願忠功烈昭明下欣于戴后且虞舜之聖也由穆穆而興文王之仁也以濟濟而寧蓋好善者得民之大略纘俊者事帝之丕經一德永孚實茂宣于聖職衆

材並用彌上燀于君靈盛矣哉民非后罔安后非賢孰乂毋舉枉以亂直毋損正以盈穢庶幾乎太平之功垂萬世而不𢒼

觀遠臣以其所主賦 以視其所主人豈慶哉為韻

善不徒立德常有鄰將盡遠臣之趣必原內主之因來賓于王信無迷于懷寶深容所館可不誤于知人原夫士無懷居居無常所欲精覈于趣操宜究觀于出處蓋夫人之過猶各于其黨士之窮必視其所與翔而後集

既覿國以來斯爲之先容庶推類而及汝誠由攷行于鄉里者易察擇臣于羇旅者難知故論其主也則情可見攷其交也則行不疑仲尼悅司城之賢德斯著矣商鞅因景監之嬖禍亦宜其固未有仁者而依于不仁義者而寓于不義明君則以此而鑒其下智士則以此而引其類爾愼己歸衆將彼視譬之烏矣猶有擇木之稱豈伊人焉而謬託身之智然則居上而治者知臣則爲優自外而至者無主則不留思得臣必自遠者始思覿

遠必以近而求覽乎德輝雖疏賤而何有賓于私館識邪正之焉廋故曰善以彙征物以類聚士謹身兮誠難乎所寓君相士兮亦先乎得主譬若聲之生響清濁之不欺影之附人曲直之可覩此其分也豈或亂哉是以四方之賢可得而官使一介之士彌務于朋來困雖旅人茍自他而有耀善得常主將藉外而論才已矣乎親仁實然附勢則豈諒喪道兮固久曷知賢而無幾孰能舉而行之亦庶幾乎卓偉者哉

圭璋特達賦以圭璋特達昭德之至為韻

禮崇朝聘蹌用圭璋推至珍而在御昭特達以為常抗瑞節而來儀含章有耀先庭實而自至比德彌光察舊典之遺文竊觀盛王之懿則圭以底信璋惟輔德朝而至則上公之饗王后聘而用則諸侯之交邦國雖有皮馬之幣莫得而同升雖有黼黻之珍不能以致飾何哉内不足者藉外以見美質有餘者畧文以効奇我用至寶爾捐末儀自玉人而作矣及賓禮而陳之慎其獨焉有

君子之象少為貴者協禮罷之辭徒觀夫辨物乎行人正名乎典瑞虹氣温潤珍光純綷陳其數雖待人而彰備其用不因物而致瑑八寸以旁達豈貨之多冠四罷而獨升維德之至且夫結好莫如聘尊王莫如朝斯禮也由玉而後達斯玉也因禮而孔昭天質顯印以難得而稱貴繅文絢耀雖專達而非驕然則王者之制有尊卑天下之理有本末苟尊矣卑安得而並及是本也末不足以上達因方挺質無一物之可偕判白凝輝非衆

珍之能奪噫憋美則禮幾乎没德盛則物莫能齊此所以専尚乎竇鎮特旌夫半圭彼束錦加琮何相須之密白鹿薦璧何競進之迷貴賤于此乎分媺惡于此乎識譬夫體道者無待而素遊性善者直前而自得則夫學禮之人何恠夫圭璋之特也

享禮有容色賦以因聘行享容色可觀為韻

聘既盡禮享難極恭儼多儀而將事發和氣而盈容庭實序陳嘉奉辭之遜悦賔榮改觀知飾貌之肅雍古之

諸侯交于鄰國其聘也珪璋以申信其享也璧琮以往
德信莫如固則示之誠慤德莫如厚則諭之文飾然而
誠慤難以見故嚴其狀貌文飾易以明故逞其顔色儀
不及物諒君好之益隆和以宣心何天機之自得想夫
肅肅宗廟顒顒國賓能曲直而赴節毋怠荒而亂倫鞠
躬之慎也豈不誠善致享之歎也吾無所因奉幣入門
有舒揚以率已升堂受命靡促數以臨人然則隆殺者
禮之不同文質者儀之可象致辨異于賓主戒猥并于

聘享襄子襲而今子裼見美可推正爾容而悅爾顏參和足仰且夫臣之致使也過恭而奚害容之結好也非嚴而何觀蓋夫弛張者所以為文武之道茂悅者所以昭邦國之歡寶四罷以同升體盛則文縟率衆介而將事心廣而體胖是以上不為縮縮之矜下不為愉愉之盛先私覿以致獻聳溫顏而承命上覲儀禮周公舉此而著經近察魯論仲尼法之以行聘豈非厚恩惠者享不可以闕遠暴慢者色不可以輕必在修采章而時當

和體貌而躬行且畢奡祀于神專尚恭之說會同于國

壇主詡之名此蓋盛升降以示人踐行色而在我濟君

靈于輯睦戒臣節于輕惰夫如是享禮之有容奚適而

非可

右射騶虞賦以右射騶虞天子之禮為韻

射于右學歌以騶虞示君儀之至重識文教之誕敷王

在西郊爰舉尚功之曲聲依九節以成觀德之謨伊昔

武王既平商紂未革新禮聿遵祖后其習射也欲偃武

而興文其居學也姑戢左而貴右詩樂之節雖遠及于
國風臣主之儀毋下瀆于雅首想夫主歸自鎬天方授
周外飭萬乘中嚴七騶眷西學而戾止法澤宮而載遊
乃習斯射曰昭厥猷張矢之威所以服四海揖讓之禮
所以懷諸侯苟微仁聲安取正已不有嘉樂孰明盡美
故必攷律度于太師辨等威于天子勇非貫革取服猛
以示人巧在循聲明備官于同執且夫射也講德而繹
志序賓而攷聲內可以教士外可以事天習非其地則

禮失而亂聽非其節則樂流而偏是故因商人養國老之方抗侯有所奏名南應鵲巢之什舍拔無愆用能上有常尊下亡僭禮導國郊而西顧𨶒儒宫而洞啟彼或教胄昭尚右于賢家我以和容歌得賢于治體豈非事為之制物有其儀國之興也建學則不暇王之射也于左則己卑慎所習者誰能闇之號稱魯宗豈特育材之用禮行君鵲必先彼茁之詩稽仲尼之遺言偉宗周之善化急于誘民也故因先代之太學篤于尊王也故正

列侯之左射聖人之治世也葢皇皇然豈苟悦于自暇哉

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為國厚于養賢故鄉飲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賔推人聲而在上肄三官始揜風什以居先攷緜儀于古經得嘉言于逵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迨下燕雖示惠豈合樂于二南飲葢屬民反升歌于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

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王由是獻酒

于阼席工于堂庶令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

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弊闕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

飲酒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少宜乎發

德于民上永言于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

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丕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

也教讓以為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

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

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賔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適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德容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乙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領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陋處其位者究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

不下堂見諸侯賦以覲禮尊君不下於堂為韻

諸侯北面天子當陽義蓋尊于尊主儀嚴閾于下堂順
命于王爾有盡恭之節受享于廟比無恩降之常原夫
制有萬國必依于順時序四朝必示之信所以昭上下
之交正示威懷之至慎焉有親屈至尊下從肆覲刻秋
見之最質貴君儀之特峻儲精蠖濩侯輯瑞之來升高
拱穆清觀入門之序進大節斯著禮容不繁下屈體而
彌謹上抗威而益尊萬王前趨伊述職之無爽九筵洞
啟奚降階之可言蓋覲也所以比天下之功堂也所以

示王者之禮必毋損上以益下是謂正位而居體臨軒自若仰德度之顒顒當扆不遷俯駿奔之濟濟用能制爾多辟宗于大君思體貌之無褻自廟堂而可分攢詒交相馮取就卑之詬咸顔咫尺曾微去所之勤不如是則朝廷之勢易凌臣主之節不厚易凌則生犯上之漸不厚則多苟簡之咎豈若謹入覲以為常謂倨見而則不車馬效貢序臣職于藩宣被衮居高儼天姿于戶牖得非正遠在乎近慎終戒乎初修之朝會而易干之制

定謹于廊廟而陵僭之患除專九尺之崇高儀惟謹爾定一王之制度世得據於丕宣國經揮綽皇化惟覲也有貴于師事斯堂也非美乎能下獨不見夷王之亂典常凌遲而至于五霸者哉

路寢聽政賦以君居路寢而聽朝政為韻

朝位非一邦儀必分稽辨方于路寢資聽政于人君深居法宮聳顯昂之上德總攬幾務集丕遠之洪勳古之大猷禮存異數朝廷有內外之辨必為之定位宮室有

游燕之别宜慎其常度於赫太寢維親庶務政教于此
乎成號令于此乎布收視反聽雖深處于虎門安上治
民將率遵于王路業業明后巍巍廣居誠制治而欽若
豈便安而自如高拱内朝思無求于出位究觀治體制
必便于宗予大則四方之風小則一國之政舉而失則
民受其弊行而當則世蒙其慶安得不儲思乎凝嚴養
神乎清淨闇于户牖曾靡宴惰之容垂其衣裳是專法
度之正且夫尊而不可不慎者位也是君之儀貴而不

可不勤者政也是國之基故必嚴其所啟處謹其所施為然而外朝則已遠小寢則已卑酌是中制無為典彝恭己五門之中人皆仰止厲精萬幾之會政靡殆而是何無憲有邦裁儀廣廷託民上以臨御躬日昃而觀聽是使獨化陶鈞之表物莫能違游精巖廊之閒治將自定然則路大名也示君德之孔昭政本務也貴民事之不佻必推重于正處表克勤于視朝獨不見齋居決事者漢宣之賢取褒于史策應門失守者周康之過興刺

于歌謡是以為君外統百官内嚴正寢辨居處以勿貳專聽斷而有禀宜乎天子諸侯遵以為常見治道之必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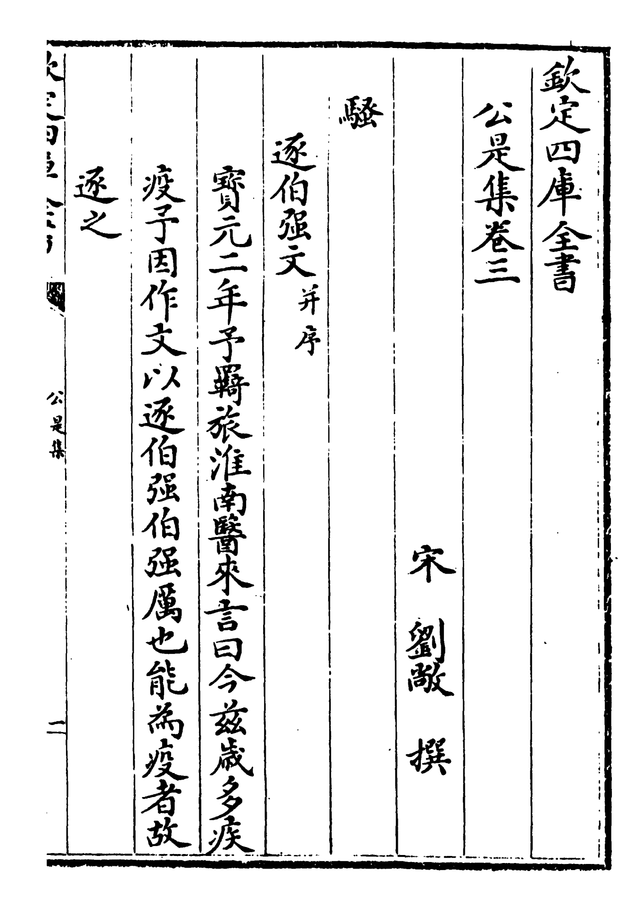
郊用夏正賦 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韻

王雖有三郊則惟一因正歳之更始卜上辛而協吉聖人饗帝禮莫重于感生夏數得天氣遂迎于長日原夫損益殊世質文異宜謂治人之政則可得而革奉天之禮則無得而移必正其節必嚴其儀五精不同雖各祀

其祖出三正非一而咸貴于夏時若乃歷告王春律回人統天地之氣交泰陰陽之和錯綜驗之于卦三著者效已明參之于天大報之儀可用于是天子對越在上親見于郊席以槀秸罷用陶匏因天事天則發生之候為稱禘祖配祖而肸蠁之靈可交故曰祭莫重于時時莫先于孟將修嚴父之饗必用前王之正葢所以欽若昊天迪知帝命用祈農事順啟蟄而布和將擁神休迨發春而施令然則周以建子其陽尚藏商以建丑乃地

之方皆不足以逆繁禧于吉土格上靈于彼蒼是以稽合祖后發揮盛王統和天人是資出震之始降興上下聿為嗣歲之常古之制也此其盛者德非王不足以興大禘禘失時亦何以格純嘏故魯侯博卜春秋譏其用郊顔淵問邦仲尼告以行夏得非祭祀之典貴乎咸秩沿革之制美乎登三順天時之資始見王道之相參夫然則郊之用夏正也蔽百代而無憖

公是集卷二



公是集卷三

宋　劉敞　撰

騷

逐伯强文 并序

寶元二年予羇旅淮南醫來言曰今兹歲多疾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强伯强厲也能為疫者故逐之

皇皇上天兮浩浩后土厥生孔繁兮其施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廡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靈兮上帝是仁天子孔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粃政兮下無悖人鄰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强何為兮孰畀以政反世五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既喪其盛白黑眩瞀兮孰營其正謂壽反天兮謂康反病仁義無益兮苟且為幸嗟爾子强兮其獨何心絶世和氣兮俾民不任上天孔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

兮靡所避雷公驅兮風伯逝嗟爾子强兮何所詣南有蠻兮為虺為蝮西羌戎兮恃艱自虞天子孔仁兮靡焉畀屠子强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顛倒思予

屈原蝦辭并序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于屈原譏原好蝦辭民習尚之因以鬬傷溺死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失愛民之道其意誠善也然競渡非屈原意民言

不競渡則歲輒惡者訛也故為原作蝦辭以報

祝明聖俞禁競渡得神意

維時仲夏吉日維午神歆既祠錫辭以蝦曰朕之初生皇揆予度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逢遇離愍被憂天不可訴宗國為墟寧敢自賊惟朕忍生豈不永年悁悁荆人是拯是憐赴水蹈波歲不廢旟既招朕魂巫祝昔先豈朕是私將徳是傳淪胥及溺初亦不悛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為義婦弔其夫母

傷其子人訊其端揹予以詈予亦念之其本有自昔朕
婞直不爲衆下世子尚之謂予好慦昔朕不容自投于
江世子尚之謂予棄躬既習而闢既遠益謬被朕僞名
汙朕以咎朕生不時亂世是遘民之秉彝嘉是直道從
仁于井朕亦不取汝禁其俗幸懷朕忠好競以誣一何
不聽我實鬼神民馬是主其祀其禱予之所孚予懼天
明焉事戲豫予憫横流焉事競渡予懷堯舜焉事狎侮
汝惟賢人曾不予恕徇俗雷同譏予以好履常徇直切

諫盡節人神所扶未必皆福去邪即正何以有罸曾非予懐可禁其偽毋使佞臣指予為戒錫爾多福畀爾龎眉使爾忠言于君畢宜

寄胡二因甫

我思友人兮在江之臯去我無所兮逺哉遥遥世豈無美士兮莫慰我勞願為白鶴兮從之逍遥

河之水 并序

自河決商胡八年于兹矣用事者議塞之與勿

塞至今未決而河頗為害予至河北問河之曲

折作河之水二章以告病

河之水兮一直而一曲嗟湯湯兮安所屬

河之水兮一濁而一清嗟湯湯兮何時平

彼山詩

郡縣多曠土往往徑三四十里無一人耕者問

之曰逃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嗚呼百姓非樂去墳墓違君長也凡有不得

已朝廷詔書欲招徠之甚赦其罪厎捐其租粟濟其不及恩至深矣猶莫有至者異乎予所聞作彼山之詩道所以不來之意

彼山之阻兮虎豹𧲣𧲣我旋而歸兮虎來即人彼山之澳兮雄虺攸伏我息而作兮虺將起陸深不可游兮高不可飛我後而悔兮安庸歸

武溪深

武溪之水兮日夜而東流淺不可厲兮深不可游

武溪之山兮高下而相乘卑不可越兮危不可憑毋水于憾兮毋山于仇庚武溪兮曷云其尤

懷歸詩

淮水悠悠兮去我無舟匪我無舟兮此焉優游

淮水洋洋兮去我無梁匪淮無梁兮此焉翺翔

淮水東注兮惟禹之續古人不可及兮吾獨淹留其何得

四言古詩

魏京詩并序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狩之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是野之處士咸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攷聲譔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
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祇遹文武維慈幼老
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
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
時維玁狁侮予之疆靡度靡虞跳呼以狂
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侵甦及澶羣心不寧
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
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

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興
驅之渾渾攘之賁賁靡有鞠張殲厥鯨鯢
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惟時旣定
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惟上帝伊怒
旣閟爾弓旣櫜爾矛獵犹臣此四方是休
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惟則
爾視京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
皇曰卿士惟帝時功時亦惟人惟寇萊公

爾慎爾止弼予于治朞爾前人用迪爾事

皇曰卿士惟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

泰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茲惟天是眷

巽巽之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

孰為強暴敢不來覲俾恒于威于忠是訓

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覃之北戎

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怨詩

鴻鴈飛矣邕邕其族孰是人斯惸惸其獨

鴻鴈飛矣或羣或伍孰是人斯惸惸其處

天兮地兮戴且履兮孰是人斯莫我視兮

日兮月兮出兮沒兮孰是人斯遠我忽兮

雜詩效阮步兵

浮雲泱鬱迨天未雨習習和風長我稷黍乾道變化羣龍以序元首永康股肱是輔其輔惟何惟伊及呂其康惟何惟堯及禹我食既豐我衣惟楚無有後艱既歌且

舞我祖何往于彼淮濆俯玩其流清波磷磷扶摇起鵬
四海揚塵孰能高蹈獨潔其身衆人惑惑賢者蓧真獨
寐寤歌忘我賤貧

四皓歌

四皓之意傷秦之虐而劉項之暴又甚故往而
不反也漢已平天下又恥高祖侮予故云爾

與汝攜手南山之阿富貴多憂孰知其他
大風横厲江海蕩波嗟汝鱗介傷如之何

高巖有薇深谷有芝人生實難委曲何為

閔雨詩并狀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歷官李用晦治大衍執单太醫趙從古治黄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而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撤舊樂損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悦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己巳日入而雨至

于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我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違之況其眇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投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堪輿絪緼一晦一明或沈而毀或亢而暘自古已然世

習為常

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惟所遇之

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覆廣裕四方旣定惟民之恤無所疵病

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歷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

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容以埏患在誠薄不

能動天

退而齋心淵默以居鐘鼓不設宴游不娛左右肅然壹

懷瞿瞿

疏獄省刑與物更始内恕孔悲引咎在已爰及四海愚

智咸喜

追悟讜直褒進淹滯聲色無迓式序在位嬖習權近懾

威屏氣

已已乃雨若有鬼神凄凄其風湇湇其雲自東徂西磬

無不均

匪震匪拔匪溢匪溲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享以食小

大胥悅

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蠻貊孚

我君惠

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老長幼逮哉熙熙更化易俗而

氓不知

天子之慶視雨之積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

靖四國

公是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

宋　劉敞　撰

五言古詩

雜詩二十二首

五都貨財地車馬趨市闤平明側肩入薄暮掉臂旋意氣何所期盛衰俛仰間乃知藝利合厚薄未可原張陳父子游一旦復相殘萬古稱凶終此獨何足言

大火序炎夏盛陽劇炮燔空桐疾風來書景中變寒皇天自平分四氣尚相干凉燠異朝夕萬事誰獨堅宛彼風中籜衆芳自此殘至理冥變化履霜用為歎

至人邁龍德世豈識潛升昔在周道衰伯陽起西征胡為委一世畏此網與罾川竭山亦摧喟然吾何稱豈不懷徘徊民言憯無懲亹亹强著書後賢以為經

崑崙邈人境日月相蔽虧上有仙聖居帝閣俯崔嵬王母坐少廣有娥閟瑶臺弱水不可梁大荒曠無厓周穆

昔好游超絶僅能陪方朔偷桃兒沈濁何乃來青鳥通其使雄鳥為之媒靈化信難測真契從此推

勿以隋侯珠彈雀千仞峯勿以和氏璧投人昏夜中彈雀不可期投人未必容大賢惡皦皦所以明若蒙

積薪莫自高失馬莫自悲薪積常先焚馬失常復歸人情習所近物理豈易推君看禍福間紛糾如纆徽

朱暉乘餘香三月覺徂暑流光不相待時節猶逆旅煌煌園中花零落會見汝啼鴂鳴空林良辰竟何許

秋風吹賓鴻千里飛一息水闊稻粱寡天寒霜雪逼豈不抱遠志顣額傷顏色鸕鶿乘春暉采采華羽翼側身襲人間慧巧誰怵惕出入金玉堂戶牖初不隔上無飲啄患下有居處益胡為事高遠骯髒莫自適

駑駘不下廄騏驥行萬里勞逸誰為多芻豢復誰美天機信其宜人事亦何恥世無王樂徒駿骨或空死

悠悠浮空雲明暉何倏忽造物固難恃變化亦倉猝譽莫為雷霆明莫為日月日月易遮蔽雷霆易奔絕

古風不可復習俗已久敝咄嗟忠與信流蕩爲詐術詐
忠惑其君詐愚安其身色厲内以荏行違貌取仁三年
始橫流後來更日新至公棄塗炭正道敗荊榛已矣千
載後誰能反其身
毀巢鳳不至竭澤龍不游賢者有所歸得非龍鳳儔周
公下白屋聖德被九州趙禹謝賓客漢朝以爲優澆淳
不相襲用舍何其繆茍循一身利不爲萬姓謀哀彼杖
杜詩死生遺道周

皇天不絶命百姓何震慜歲暮霜雪至悠悠事南遷爵
鳥哀去巢游魚樂懷淵如何道旁子逝將不復還西望
周鄭郊顧想河洛間伯魚不可作涕流為漣漣
爨桐深竈下埋劍古獄閒怨聲動旁人憤氣凌彼天當
時頗見旌後世稱為賢自古聞知音此事或偶然
嶰山有奇竹老稾陰崖巔太丘有神鼎逃匿千丈淵光
景閟不見音容杳無傳豈能向時俗干進心拳拳世貴
一人敵又稱朱絲弦吾欲評其風願君詠此篇

鑿井取泉飲上山采薇食豈不信憔悴所願皆我力泉也非難致薇也亦易得志士恥徒飽衆人茍所獲犧牲畏芻豢樊籠害羽翼悟理宜在早無爲晩更惑

蛟龍蟠深泥魚鼉頗同調變化且何有蝘蜓亦可笑煌煌千金珠百仞閟其耀風雷在所遇隱顯始獨妙屈身天地間微物安得料

伯夷逃西山尼父居九夷世苟不我用我方從此辭道悠豈忌遠義豐不云飢世非乏賢士爲問從者誰由也

實好勇叔齊固同時捨此乃無人遘際而戚施遠矣千歲後愴焉我心悲

道薄德亦散功名為時須用力世所賢守正衆云愚智者競蒿目小人復逾圖悠悠三季後此風益已渝安知治未病舐痔而多車堯舜無能名越哉已矣夫

雍門妙絃歌哀響激人耳偉哉孟嘗君慷慨淚如水當生復念死誰謂悲能已絲桐信感人世固乏之子

昔者有化人來集周王庭咫尺逝萬里頃刻超百齡五

音蕩心神耳亂不可聽衆采眩其目不分丹與青飄颻
惑真僞怳忽迷窈冥馳思八極表詎知日與星未嘗出
戶牖自疑涉天廷左右莫覺悟兀然殆遺形祈招作悲
歌聖賢用爲經

翩翩丹穴鳥志在萬里外營營持彈叟何事守蒿艾聲
音可得聞羽翮不能害嗟彼雉與兎首身自此碎

詠古詩十二首

虹蜺明西方五色相屬聯浮雲萬里來泱鬱天宇間白

日晦無象盛陽變為寒浲水彌九土陵谷相貿遷盈虛

亘前測物理有固然

長離乘風起四顧求所棲路窮臨蒼梧復排層霄飛豈

不願安處不知所可依釁爨充逕隧鵩梟正鳴悲瞑夫

抱同律曠絕將何希

趙國棄鳴犢孔聖為之回西伯善養老伯夷以為歸馳

驅西楚郊徘徊太皥墟周漢多封君不祀既忽諸三墳

基皇德八索總道樞若人豈欺我虞夏亦典謨萬里如

浮雲古風詎無餘往矣不可追喟然為躊躇

游鱗泳泉下黄鵠巢林端得失不相及天理庸自全有虞垂衣裳西母獻厥環周穆賓崑丘車轍萬里閒宗廟頽為墟閶闔不可攀祈招作悲詩萬里用為歎

靈山生神芝一年再三秀絢彩奪霞露熒煌寄巖岫眞人勸我飡可以躋萬壽自古王子喬祕此莫輕授采之豈辭遠時逝不可又歲晏懷所思終焉不盈袖

元鈞運洪爐晝夜不少停萬物更相禪一氣紛異形駒

掇出竈下久竹為青寧孰知范氏犧晚就南畝耕至人友造化逝與一世冥善惡故不屑寵辱何足驚
東遊滄海濱回首面大荒谿達三齊風連山鬱蒼蒼在漢田横氏不忍南面王磊落五百賢從死忽若亡壯士不必戍令名固為長異體同一心萬年尚耿光
天道不可聞自昔孔子徒籍籍秦漢間將非愚且誣大河決東郡火德以為符哀哉兾州壤兆民散為魚公孫雖前覺執政疾魯儒世無異物神終竟遺泥塗

甚弘謀周室憤血死猶碧子胥殞吳門江水為之逆精能動天地忠不諭兩國九鼎既西逝姑蘇亦東側偷容習為俗萬世未遽易形勢敺使然生民豈惡直

麒麟不可羈安得書春秋鳳凰云難致孰使鳴岐周無田于甫田歲月忽已適如非行邁謀自宜道路脩安知吹鳴律燕谷成良疇不見託秋駕崑墟亦能游

通都天下衢名化交百廛鳴鷄側肩入日暮掉臂還有生寄無窮過若空中煙俯仰異去就況乃多歷年留侯

獨悟此解組從列仙萬戶如脫屣故為絕世賢

南山有樛木葛虆蔓其封上枝結紛菲下枝散蒙蘢下能使上好上亦令下通寧知力不足歲暮摧烈風苦成任兩國德孰與棟隆君苟以此始又當以此終

讀峴山詩寄獻八舅龍圖

道悠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陵谷非一變榮名獨至兹當時偶然語正與來者期慷慨激悲歌崔嵬構叢祠懷哉千歲後慰此江漢思公亦蹈

前人方為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曾中亭碑

偶作二首

蓬蒿附高原芙蕖植汙池物生自有性不為高下移貴在世所用未可以為師賤在衆不識未可以為嗤

州來溝千乘巢父輕九州齊景登牛山涕泗獨交流左右同來人嗚咽不息収共知富貴樂變化不可留四顧更悲嘆萬類莽悠悠歌舞未終曲回首已可愁或指白楊下荒草古時丘巵辭才感拂耿耿相應訓豈識達觀

士笑爾若蜉蝣

蒙示容齋詩輒為五言仰續逸唱

達人與道運投迹繫所逢在治信若鳳處幽固猶龍外物紛屢變中扃谽兼容乃知雲夢區未足嬰其胸明公蹈康濟兹世已陶鎔優游就偃息暇豫奏時雍高齋危舍宇數畝環崇墉虛軒便炎夏奥室宜隆冬采真混出處造適覯羲農玩名肆獨樂怙勢輕萬鍾越人起丹穴子房去赤松材為用見循道以世難從古事何昭昭斯

民積顒顒獨應甘棠樹方使來者封

得汝州舍弟新詩

魯人貴韶頀海鳥眩以憂豈不盛鐘鼓性違理自愁憶在田野時終歲頗優游食魚出有車夏葛冬亦裘弄翰不自量著書望孔周處身笑汲汲視世良悠悠誤及時君門過緣名字求軒冕非已好簿書反自羞因欲飾所短强為妻子謀精神倣蹇淺學殖詎勸修歸卧常喟然歲月屢以流愧爾從軍詩氣完語更遒豈獨古人風遠

與王粲儔實為平生賞若慰鍾儀因我年向四十蒼髪已滿頭篋中無寸書磨滅悲蜉蝣念此可以驚如何復淹留昔買吳下田頗聞利鉏耰汝宦何時歸相與尋滄洲處處使有茅屋出使有漁舟知命贊易篇沒身記春秋但令文章顯不愧時俗偷世事非所了咄哉無夷猶

續黄子温讀陶淵明詩十首

四海方蕩潏匡山得三隱若人獨秀士逸響露深蘊江漢東南流滔滔未之盡

羽輕鮮知福地重每貪禍有以羲皇民居然北牕卧此意俗莫悟將非首陽餓
長梧有高韻千載不可及五柳遺世名于今亦獨立悲哉市朝士夸競常汲汲
子綦委天樂窮達兩已忘九歎爾何知枏也安得祥一吟責子篇千古如相望
追俗情易合玩奇當企爾柴桑彼何者高唱屢在此凡有
三柴桑縣令不俛眉吾又悲揚子

州縣徒勞人著作非所務道殊豈自強氣直已多迕屢招遂長往歸歟彼何暮

昔在八州牧功業濟衰晉吾聞賢者後鮮不祚休運如何竟廖廓天道益難問

孟嘗賓趨邁舉世少其並風流自有鍾若士復孤迴祖述酒中趣乃知外家性

吾今乞食士因詠乞食詩諒無乞食怨復想乞食時貧賤自古然豈愧世上兒

襄遊潯陽郭懷古愴來慕不意陳蔡間起予欣有遇彼
此共一時悵然感佳句

晝寢三首

日出百事集人生亦多憂曲肱試少息乃得逍遥游圜
圜為潛魚因之乘波流翻翻為飛鳥爰以凌空遊在已
孰是非于物任沈浮觀化悟獨樂眞僞竟悠悠
成敗勞耳目是非喪神慮我生天地間安得棄之去始
疑昏逾明漸覺夢勝寤但可寐無聰安知歲云暮神交

既倜儻魄定奚憂懼此以遺朝昏因之保吾素

久思謝時俗奔走難自諧逍遥衡門下雖陋得我懷汲

彼井底泉掃兹風中埃歊蒸為之去襟抱蕭然開養心

貴能適造適不及排胡為車馬客一往忘歸來

晝寢上府公

長日無所為高卧聊自如清風拂庭樹蕭蕭牕戶虚曠

逸追羲皇粹和反華胥惕然物外遊謂若天下無方今

少陽交田野東作初壯者固不暇老者日競趨胡為乃

自便徐徐以于于從吏代力耕飽食良自娱事賢庇斂政宿官特多餘念玆寄幽閒未覺勞簿書但恨不可雕正當砭其愚

六月二十六日西閣晝寢

馳騖聖不足治安愚有餘願言從物役即事實燕居清切掖垣峻深沈雲閣虛食有萬錢膳㮀多四部書低頭悟素飡遊目慚古初非吏復非隱人言定何如平生山林尚自與功名疎何爲出不反視此歲月徂秋風隕高

林蟋蟀鳴階除行矣浮扁舟季鷹不欺余

苦雨二首

洪河滔冀州大陸日夜摧天時普陰沴飛雨背北來崩騰亂雲霧頃刻不暫開通衢為深淵高堂生蒼苔稼穡日以沒民生一何哀微禹既已矣我其為魚哉

獨坐空堂上漏濕無與娱晨炊煙不然敗竈將生魚被服蠹蟥衣出入螺蚌居里閭杳相絶滔滔水漸車安得雙羽翰超然謝泥塗

久雨三首

繁陰過五日積雨迷九天衣冠亦泥塗陵陸成深淵忘屨已乘橇舍車始思船曰余蹈滄海良知時適然

清渠彼涓流通逵此夷坦風雲瞬息間江漢倏生眼淵源詎能問浩蕩頗可憚白日蔽九霄吾行幸當返

巖巖蓬萊巔赫赫崑崙墟上帝嚴紫垣羣仙亦深居高出雲雹外俯視風雨除安知昏墊民汩沒繞闠廬

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

吾愛謝宣城適意安獨往雖聯鳳池步不廢山泉賞吾慕應休璉感事能屬書頗嬰下流謗獨占仁智居寥寥二賢後忽忽千載餘若士不可追此風或在予延石象衆山決泉瀉交渠林壤使我欣不知歲月徂薜蘿分蔽虧松竹相扶疎時時四方客顧此亦踟躕儻遇鍾子期知子情所攄

自京師汎舟還邸作三首

秋夜何迢迢一夢八九覺孤舟寄風雨短燭才自照冥

冥髙雲過寂寂山鬼嘯展轉誰與歡漂泊未可料昔我自兹適春華巧相笑今我復來此落葉紛滿道客行無遠近勞苦畧同調一歳再羇旅人生豈長少良無二頃田詎得守蓬藋

昔在馬少游抗志安故土其後龎德公迹不踐城府出乘款段馬身與麋鹿伍鄉里稱善人妻子同隴畝人生資衣食既足尚何取致求多贏餘筋力但自苦

常陰貫秋序浲水彌平陸居人逐飛鳥往往巢樹木四

顧何茫茫江海忽在目古語乃信然高陵或為谷秉桴義無憾斷髮憂可辱弁冕績禹功誰其悲濡足

西陽池新舟邀府公遊泛

昔賢濟川意固與斯人共曠代屬明德至樂下及衆池臺固舊賞舟楫為新用忽疑江湖景稍信風瀾縱追參危雁泳歷覽魚鼉動頗已寓高興矧今結輿誦嘯歌一時適顧盼萬全重好勇知未能秉桴自欣從

贈馬惲供奉

朝廷功名次晉國在第一受遺先皇帝事與周召匹丹青爛勲伐終始最密勿宗族宜甄庸百世皆寵秩公孫非遐胄何乃尚淹屈官名雖供奉宂散眞士卒努力習文華家貧傳清德翰飛終不高好事見心骨人生繫逢遇進退豈定律古者如爾徒萬戶自可必今者如爾徒富貴亦未失主張有眞宰時態莽回聿咄嗟元功世頗後困蓬蓽吁彼山野人奚由自奮出

出城 城角東積水如江湖壞田甚多居民捕魚種蓮茨自給從丙申已來四年矣

出城得自便下馬事幽討曠野荒不耕蒺藜牛滿道往往逢飢人羣背掘野草不惟黃頭兒亦有白髮老問之指積水此去殊浩浩室廬久漂蕩樹木多立槁食此且除死堯年亦久澇不能去墳墓更欲依蒲藻昨來計蓮芡頗不減粳稻明年當大種妻子或相保

夢中

誰謂夏夜短一夕夢九逝夢中如平生懽笑隨母氏覺來拊形軀獨在人間世上呼聲連天洒泣血滿地何忍

留我生哀哀抱微志

瘿木樽

先民任天真吾得見其器其器云如何蓋若刳木類不戕生以戚不傷材以蔽不以遠見遺不以枯見棄因其無用姿授以有用意取彼自然象廓此閎然制豈無彫磨工不欲敗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其高豈無益不設簋簠制其下豈無舟不著雞鳥麗任真肆濩落肯慕金玉貴兒童誚敦朴婦女驚醜異豈若輕薄子形

容混茲世矜愚以相高飾貌以自喜淳風陷衰薄古道喪簡易自非窊樽民慎勿同一醉

泛舟

長嘯望江漢緬懷滄浪行因浮扁舟去共盡幽人情春日天氣佳近郊頴水清雜花亂繽紛好鳥相嚶鳴解纜相沿泝凌風慫縱橫適心故眞樂徇物皆虛名興盡相與歸夕陽半東城

過士建中屯田居此君年六十請致仕所居蔽風

雨而已

市朝隱非一躁靜理不同多君金閨彦遠有山林風千鍾卧名利三徑入蒿蓬似是於陵子又云張長公相望千年外獨得環堵中自古用先進誰當駐飛鴻

出城

簡服謝車馬逍遥理輕策平原草樹美百里見秋色稍知人境殊似與囂塵隔悠悠出岫雲杳杳歸林翮煩腸寛鬱紓遠相俱幽寂孤煙起晴縹去水照心白所期尚

伞壤生事視耕植適野非昔賢于焉如有獲

泛舟三首

冰泮池水緑春意亦已歸長楊特多思浩蕩隨風飛弄舟不用楫漾漾陶春暉回還無終極孰謂江湖非舉觴屬坐人行樂常苦稀一醉捐百慮念子勿相違乘日復來游北林稍芳菲當令魚與鳥識我心無機

雪消泉似漲冰解舟可通操篙不憚冷環渚故無窮歌詠淹短日醉酣輕朔風何須萬乘相始辨鴟夷翁

方池亦通舟水色涵碧霄解舟不用楫漾漾隨風飄中河作縱橫顧眄幽興饒白鳥逃人飛赤鯉時復跳稍與外物遠解襟歌且謠安知抱憂思謂我士也驕

初到毗陵

獻歲涉重江仲春安我居衆物已熙熙新花生遶廬解裝慰羇旅置此琴與書稍稍道吾真幽襟得軒虚頗聞蘭陵俗尚有荀卿餘文章幸仰止夙好今欲攄膏雨復應候帶經得耕鋤歌成擬歲氏賦就期相如出處方白

爾名聲亦從渠無煩畏壘民屑屑俎豆子

雨後城下

雨餘百川漲遠水浮林梢忽怪有帆席何為出鳥巢登臨非吾土虛爽慰南交稍見暝烟起陰蟲啼草茅

下汴

畏途心多驚强寢終不安雖是仗忠信猶有行路難古今惡隨波今乃知所患胡為出涸濁幽興悠然寛

望九華山

九華非人境闇譽不相識南浮大江波始見蒼翠色是時雨初霽積霧尚融液九峯若鸞龍並躍雲外碧森然聳牙角未謂真是石問名審其實歎喜愜所適恢奇一何甚遠想始開闢造化競淫巧斧斤恣彫刻不然何其功不與嵩華敵我行宇宙間若此曾未覿中國名山川幾何亢斯迹徘徊不能去塵土娓行役平生樂閒曠時俗況迫阨誰為隱君子攜手宅巖隙

鷄冠花

秋至天地閒百芳變枯草愛爾得雄名宛然出陳賓未甘階墀陋肯與時節老赤玉刻縝栗丹芝謝凋槁鮮鮮雲葉卷粲粲凫翁好由來名實副何必榮華早君看先春花浮浪難自保此花白露後益殷鮮可愛王書云赤如鷄冠

陳郎中竹園

蒼竿十餘畝歲晚色更好詰曲逗遠村深沈象晴島鳴禽自相應風葉不待掃何事主人心白頭三署老

浮雲

高雲乘飈風泱漭縱所適大哉九霄闊俾爾萬里客豈無一掬潤浩蕩洗南國應龍潛冀州回首空眇默

公是集卷四